

攻
媿
集

二五



攻媿集卷九十三

宋樓鑰撰

神道碑

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奉敕撰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

案標題一作太師

謚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據篇中親灑宸翰云云則此爲當日原題

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選天下學

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九年太師會稽郡

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

之諭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粵

五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實昉于此
此明年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直講又明年爲
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
子六月孝宗受內禪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爲翰林
學士知制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罷政再典巨藩淳
熙四年春召爲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相十一月罷
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采渥每以老
先生呼之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舊學太

上皇爲歿詔諭賜御札明年遣幹辦御藥院楊舜卿撫
問趣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旣入覲孝宗顧公曰卿輔朕
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
幃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五年四月
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訃聞孝宗上皇震悼賻贈有
加有旨以公身居極品又爲壽皇潛藩舊學贈卹之典
宜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例今
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灑宸翰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
以賜焉且命臣鑰爲之文臣以末學待罪北門乃得對

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
自古君臣以遇合爲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
而不一遇也方孝宗以藝祖統系之遠承高廟付託之
重時公以所學糾正贊弼自其緝熙光明推而至于事
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
乂肅孝宗繼志述事之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
于萬世而又惠顧帝師日篤日親胙我太師福慶流衍
光大顯休追嬪典謨孝宗奄棄慈極公先六旬以遺表
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爲慶元之鄞人曾

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國公會祖妣葉氏祖妣
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曾祖蚤卒母葉夫人有遺
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
嚴以八行薦于朝積德垂祐寔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
十三年爲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
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于學貫穿經史理
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進士科授左
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爲溫州州學教授郡守張
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吳秉

信薦除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
近世未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機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
剴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發引經
處事動中要領完顏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爲
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爲
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
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
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于公歎曰眞王
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

行而內禪之意決矣高宗將過德壽宮公議嗣皇當乘馬扶輦高宗諭公曰執轡前導不足爲法公對曰臣于肅宗何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議高宗數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旣參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雖暮夜宣召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公曰莫如保邊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望所屬卽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占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聞密疏

其實且識言者錄爲一編皆于此乎取又得金安節王
大寶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爲時用嘗
對德壽宮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
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爲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
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旣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
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
所業以應詔旣不傷恩足以激厲孝宗顧左相陳康伯
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
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

事張燾共政退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參政今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勝人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職意蓋屬公也公卽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爲重若其請未已必得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高宗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爲良工其毋怠焉公旣相益思所以報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

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謀者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侗于境外官胡昉于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爲內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閤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敵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

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
季布猶以爲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
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爲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
之公曰其家不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
幼皆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
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議行
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卽今之鳳翔得之
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
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

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卽選德殿廬作詔令徹戍班師
專保蜀口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詞旨明暢孝宗閱之曰
他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旣而吳拱王彥奏敵已扼
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間道以歸袁孚罷右正
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
私酤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闍官有
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
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
恐啓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溫

州自是益無纖芥之隙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銳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

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
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
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敵人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
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
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
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
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
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
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豪傑

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彼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北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

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乏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爲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富丐退上爲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爲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敵